

尤四姐 著

爱上一个人，和他是
帝王还是仆役无关
深爱一个人，哪怕
是仇人也要把她变
成爱人

GONG
HUAHONG

宫花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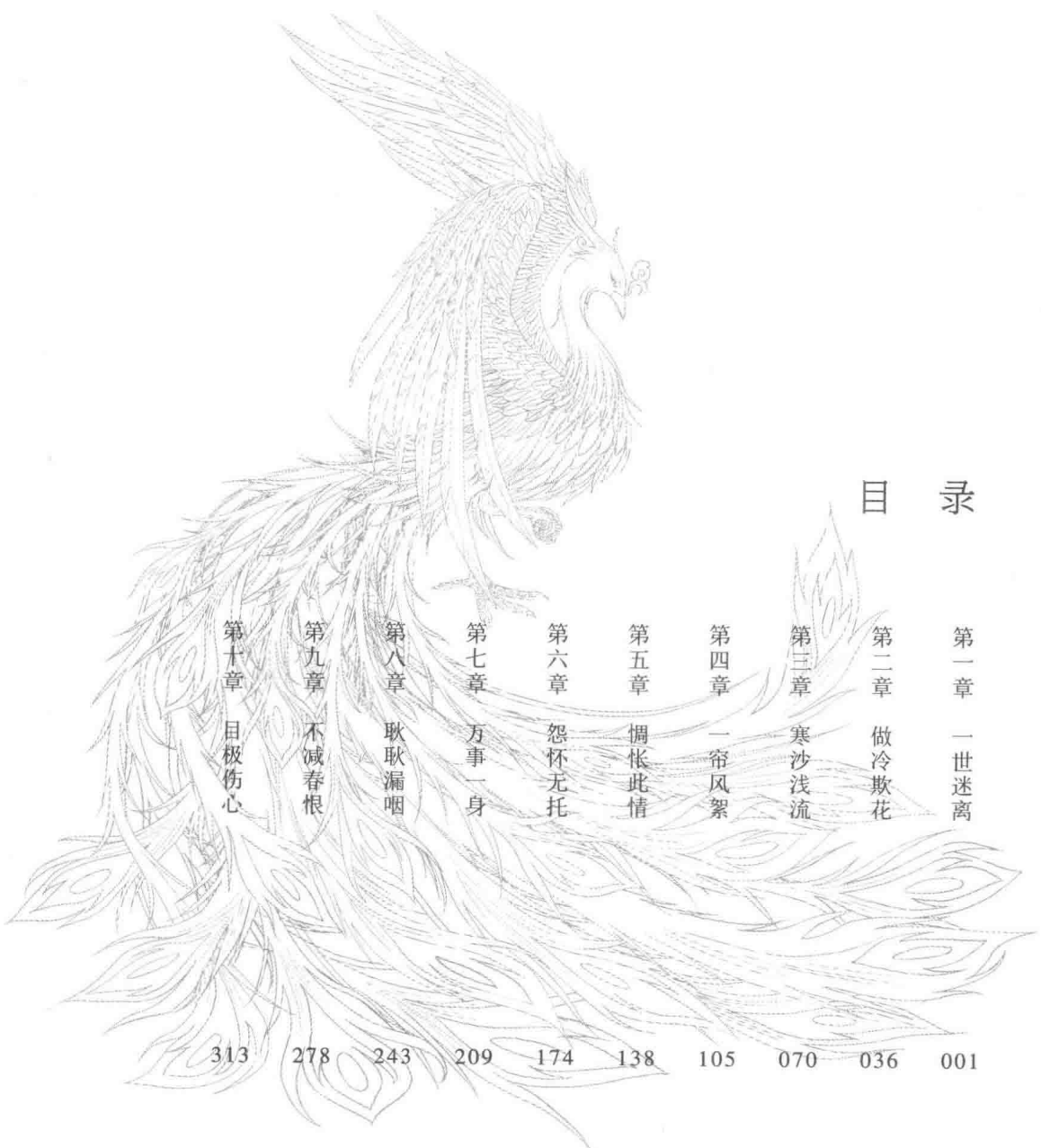




尤四姐
著



中国出版集团
现代出版社



目 录

第一章 一世迷离

001

第二章 做冷欺花

036

第三章 寒沙浅流

070

第四章 一帘风絮

105

第五章 惆怅此情

138

第六章 怨怀无托

174

第七章 万事一身

209

第八章 耿耿漏咽

243

第九章 不减春恨

278

第十章 目极伤心

313



第一章 一世迷离

承德九年的十二月二十二，天色晦暗，云幕低垂，西北风一阵紧似一阵，吹得掖庭角檐上的哨瓦呜呜咽咽地响。雪下得愈加大，琉璃瓦上积了极厚一层，只有单檐歇山顶飞扬的角上，偶尔露出斑驳的明黄。

离掌灯还有很长一段时间，几个宫女抬了炕桌子上炕，另搬了两条板凳，晾上了新糍的鞋底儿，大家围坐着等宫门下钥。屋子里拢了火盆子也冷，于是探了手去烘，突然“啪”的一声爆了炭，火星子蹿出来四下溅落，脆脆在身上一通拍，“燎了衣裳可了不得，才领的袍子，烫出洞来又叫姑姑说。”

体和殿的布菜太监贵喜拿火钳子捅了捅炭堆，笑道：“可不，袍子可比皮肉值钱，回头到储秀宫上夜，要是让小主看见你失仪，等回了下处，一顿簪把子逃不掉。”

正说着，锦书打了门帘进来，把簸箩搁在桌上，拍了拍身上的雪珠，手指冻得没了知觉。

储秀宫司衾的宫女荔枝挪了挪，腾出地方招手道：“快来暖和暖和。桑姑姑背心上的滚边镶好了吗？”

锦书搓了搓手，挨着荔枝坐下，“背心和袜子都做好了，等她明早当值回来我就送去。”

荔枝点点头，“咱们这位姑姑还真是百里挑一的难伺候，单她一个人那儿就有做不完的针线活，这日子……真没法过！你且熬着吧，我听说她要往翊坤宫调呢，内务府都派人传话来了，等她走了，你也就轻省了。”

大家都看锦书，她是个性格极温顺的人，办事也稳当，一举一动都合分寸。按理说这样的人，就是放到御前也不为过，可打她们这批宫女进宫她就在掖庭，到现在她还在这里待着，也不知道进来了多少年，不伺候正经主子，连西六所这一片都没出过。她心思重，也从来不提起家里人。谁要是问，她就低头找活儿干去，单晾着你。大家讨了个

没脸，后来就不问了，暗里猜她可能是犯宫内眷，获罪进宫充掖庭的。

火盆子里尽是哔啵之声，坐了会儿，储秀宫静室站门的盈水掀了绵帘子的一角探头进来问：“哎，今儿几个人当值？”

“五个，”见荔枝偏过头去不搭理她，脆脆抬头回道，“我和春桃还有李大姑姑那边的双喜和翠翘，给慧主子侍寝的是桑姑姑。”

盈水白眼一翻，撂了帘子缩了回去，荔枝哼了一声，“什么奏性！看了几天南窗户，眼里就没人了。”

锦书笑了笑，倒了杯茶给她，“消消气吧，又不是什么大事，生气犯不上。”

侧躺着的春桃慢吞吞挠挠头皮，“今儿夜里不知吃什么点心，当值老让人吃不饱饭，就指望着子时的那一餐了。”

荔枝摆弄着大辫子上桃红色的辫穗，不温不火地接话，“还能什么，左不过喝粥。”又想起了一桩事，打开衣箱上的锁，抓了一把钱出来给锦书，愧疚道，“早说了凑份子给张妈妈置办辞路饭的，前几天一直不得闲，拖到今天才想起来。”

张妈妈是前朝留下的为数不多的嬷嬷中的一个，自从承德皇帝的铁蹄踢翻了大邺朝的门槛，她就像哑了一样，不是万不得已绝不开口。熬到了六十岁，临老了，一个宫一个宫地挨个儿告别。到底她年纪大了，各所的宫人都按老礼敬她，估摸着今天轮到掖庭，大家早就准备了，只是这个院里的人大多要上夜，唯独锦书一直在，就把事托付给她了。

锦书笑着推辞，“你那份我垫上了，也没几个钱，算了吧。”

荔枝执拗地往她手里塞，“我们逢着主子高兴或者好日子还有另外的赏钱，你可靠什么呢？快拿着吧。”

锦书接了捏在手心里，贵喜说今天家里来人探亲，脆脆哀声一叹，转过身去抹眼泪，“今年我娘来不了了，上寒的时候‘过去’了。”

春桃连忙支起身子拉她，“快别哭，戌正要上夜的，你这一哭被人看出来，别说你，家里老小都要跟着掉脑袋。”

贵喜实在憋不住，便小心翼翼道：“锦书姑娘，往年都没见你家里人来，今年怎么样？”

锦书的眉间闪过一丝怅然，“我家里没人了，听说还剩下一个弟弟，如今流落在外，死活不知。”

这是头回听她说起私事，早前也料到她身世必定凄苦，这宫里的苦人儿比比皆是，只不过她好像和别人不同。至于哪里不同说不上来，也许多了点平静，少了些功

利。明明比那些妃嫔好看得多，却甘于埋没在这掖庭里做杂役。谦恭柔顺之外又有一副铮铮傲骨，在那花架子下笔直地站着，有种高高在上睥睨天下的气度。宫里历练出来的每双眼睛都是雪亮的，可是看不透她。她不像是外面送进来的，倒是本来就长在这紫禁城里的……不敢猜，猜多了怕不好，人人都有秘密，何必去探究呢！

西一长街的打更梆子响了一下，贵喜忙站起来抖了抖袍子说：“我走了，今儿刘太监身上不好，我给他上钥，回头把钥匙交敬事房就完了。”送走了贵喜也到了值夜的时候，屋里几个人洗脸拭头，和锦书交代声，上储秀宫替换白天当值的宫女了。

锦书端了油灯放在炕桌上，捏捏脖子，把一匹整布铺排开，拿尺比了尺寸画上衣片，再用剪子一片片地铰下来码好。比起姑姑们改大小的回炉活，她更愿意做这种新针线，针脚好看，缝起来也爽利。

盘腿坐在炕头上，穿了线，在头皮上篦了两下，正要落针，隔着纸糊的窗屉子，看见一盏风灯沿着墙根缓缓而来。原本以为是下值的宫人，推窗看，来的只有一人，暗淡的火光映着花白的头发和苍老的面容，一手提着宫灯，一手撑着伞，肩上挂着小包袱，走走停停，到了掖庭局的廊子下。

锦书忙不迭下炕穿鞋迎出去，北风夹杂着细雹子，打在脸上生疼生疼。她抓紧了领子溜儿小跑，地面结了一层冰，脚下直打滑，扶着夹道的砖墙才走到风灯跟前，低低叫了声“张妈妈”。白头宫女抬眼看她，目光晦涩，张了张嘴，终究把话咽了回去。

锦书上前搀扶她，她躬了一下身子，并没有回避，跟她沿着宫墙往掖庭跨院去，手上的伞往她头顶上偏，自己便暴露在风雪里。

等进了房里，锦书吹熄风灯插在门前的挑子里。张妈妈反手关好门，整了仪容，先道个双福，退后一步捋裙双膝跪地，深深地磕了一个头，肩膀微颤着，伏在地上压抑地哽咽，“奴才给太常主子请安。”

锦书蹙着眉叹了口气，“妈妈快起来吧！如今连大邨都没有了，哪里来的太常帝姬呢！”

张妈妈是个认死理的人，她梗着脖子固执地说道：“不管现在谁做皇帝，在奴才心里，千岁就是千岁，是金枝玉叶，是凤子龙孙，是咱们大邨子民的帝姬主子，这些奴才永远忘不了。”

锦书扶她起来，这么大年纪了还跪拜自己，总觉得过意不去，是造孽的事。拉她在炕上坐下，烫了杯盏，沏茶端到她手里，一面道：“妈妈别说了，我记得自己是慕容家的女儿，刻在骨血里，一刻都不敢忘记。只是现在物换星移，我是个亡国的公主，能苟且活着已经是万幸了。妈妈下次千万别再行这么大的礼，我年纪小，怕受不

住，要折寿的。”

张妈妈嘴角微垂，凄恻道：“千岁是何等福厚的人，当年我在排云殿当差，先帝爷疼爱千岁，连上朝都让千岁坐在膝头上，满朝文武哪个不是三跪九拜。眼下老奴磕个头，怎么说受不起呢？”

锦书知道和上了年纪的人论不出长短来，只有抿嘴笑笑，把炉子点上，一口锅里下面，另一口锅里烧汤好涮羊肉。不时地拨一拨炭，回头对张妈妈说：“您老先上炕煨着，我这里成事了就端到炕上来。”

张妈妈佝偻着身子，无比谦卑地重复，“怎么敢当呢，您受累了。”锦书看着锅盖边上一缕升腾起来的热气出神。本来过了那么久，当初的事也努力忘得差不多了，可是被张妈妈一提，悲凉瞬间排山倒海地充满了她所有的记忆。

她的父亲是个生性懦弱的人，他是个很好的诗人，他温文尔雅，注重文化，唾弃武力。然而作为一名君主，他不得不把一半的精力放在武将们的身上，他想两方面都顾全，最后两样都没做好，这种矛盾的性格注定了他人生的悲剧。所以当两百多年来一直臣服的宇文氏提刀相向时，堂堂的大邺皇帝束手无策，只能眼睁睁看着二十岁的宇文澜舟攻进京师，一脚踩在太和殿的御座上。大邺皇帝悲愤交加，回天乏术，最后在长春宫里一条绳子结束了一生。

握住了大邺命脉的藩王加快了杀戮进程，服侍六宫的宫女太监几乎屠戮殆尽。慕容氏的十二位皇子杀了十一位，只有最小的皇十六子永昼，因为他母舅做寿出宫凑热闹才幸免于难。

她原以为自己也会跟着父母兄弟们一起去的，却不料单单留下了她。或者是想利用她引出永昼，也或者是看在死去的姑母面上，给慕容氏留下一脉香火吧。姑母合德帝姬是宇文澜舟的嫡母，曾经抚养过他五年。可惜明治十三年病故了，所以现在的太后的宇文澜舟的生母，但越晋王时期不过是个偏房。

好在这位太后也算大气，没有把自己对合德帝姬的怨恨转移到她身上，这些年来对她不闻不问，就当她是死了一样。也可能是觉得把她放在掖庭里孤独终老是更好的惩罚吧，反正这九年她虽然失了往日的荣宠，活得倒还自在。除了明治年间留下的寥寥数个老宫人，几乎没有人知道她的身份。如今她就是个杂役，卑微地活着，比太监宫女们还要低一等。

现在想想，自己真是懦弱的人，为什么没和大邺朝一同沦亡呢？也许是东昌事变时自己年纪太小，一个七岁的孩子懂得什么民族大义，无非一心想活下来。一个亡国公主以后的路应该怎么走呢？曾经雄心勃勃怀抱复国理想，躺在炕上对着帐顶指点

江山。可当宫廷严格的规矩落到她身上时，除了冬天长满冻疮又疼又痒的手脚，她的心里再装不下别的了。怎么把比自己还高的水缸蓄满，怎么能躲过掖庭令的刁难？斗志一寸寸被消磨掉，复国变得遥不可及，繁重的劳作压得人连气儿都顾不上喘，唯一挂念的只有弟弟永昼。

她没法子打探，下等杂役也好，宫女也好，属于哪个宫就扎根在哪里，所以她只有在这深宫中苦等，希望哪天能得到永昼的一点儿消息。有一回贴在墙角听一个剃头太监和掖庭掌事的提起前朝皇子，虽只有三言两语，却得知了承德皇帝派出去寻访永昼的羽林军空手而返的喜讯。她高兴得两夜没睡好，只要不落在宇文澜舟手里，永昼就还有活路，只要他还活着，姐弟就有相见的一天。永昼比她小三个月，是端肃贵妃的儿子，模样好，脑子也好使，他总能打听到她在哪里，总会想办法带她出去的……

水开了，热气把锅盖顶得咔咔作响，锦书回了神，隔着浸湿的抹布把陶胚的盖子揭下来，麻利地下了面，恭恭敬敬在张妈妈面前摆上一大海碗。

张妈妈跪在炕头谢恩，喃喃道：“千岁亲自给我张罗辞路饭，是奴才几辈子的造化，奴才就是下去了也荣耀。”

锦书笑道：“别讲这些虚礼了，天冷，一耽搁就该凉了，妈妈快趁着热吃吧，我来伺候您。”夹几片羊肝放在她右手前的小碟子里，每布一回菜，张妈妈就曲起五指轻叩桌面，表示磕头答谢，一顿饭下来，笃笃之声不绝于耳。

等吃完了也交了亥，二更的梆子清脆地响起来，张妈妈留下了给姑娘们绣的鞋垫准备起身出门，临走抓住锦书的手，哀戚道：“奴才和千岁这一别山高水长，这辈子兴许没有再见面的日子了。千岁万事多多留意，宫里规矩再重也重不过人心，面上好都是虚的，说不准背后算计人，千岁只要保得住自己就是了。”

锦书点头应承，“我在这儿一切都好，有几位当年跟前伺候的人在永寿宫当差，妈妈要是去，替我瞧瞧她们好不好。也不必说什么，我这里顾念不上，没的回头给她们招是非。”

张妈妈道是，锦书开了门，把她送到掖庭西头的廊庑下。看她挑着风灯摇摇晃晃走远了，这才回身往跨院里去。白天下了值的宫女们梳洗完了，端着木盆出来倒水，看见她就招呼，“张妈妈的辞路饭预备过了？”

锦书在廊檐下拍拍鞋上沾了的雪，轻声细语地答：“才刚吃完了送出去的。”

钟粹宫定妃的贴身丫头对她道：“明儿你替我们那儿裁些手纸吧，我和萧姑姑说过了，你只管到内务府领白棉纸去就行了。”

锦书应了，脸上依旧带着淡淡的笑。掖庭是各宫宫女杂居的地方，只分两种人，

一种是伺候帝后妃嫔的宫人，一种是女奴出身的杂役。宫女们从新皇帝的包衣奴才里挑选出来，最多二十一岁就能放出去。女奴不同，到死都出不了掖庭，是最下等的人，谁都可以指派你。耐着性子和你说你得做，没好气儿地吩咐你，你也得照做，横竖叫你停不下手来就是了。

宫女们受不住冻都回屋去了，掖庭和寝宫不同，地下不供炭，一到隆冬时节冷得牙关直打战。锦书看着那满地明晃晃的雪愣神，站了一会儿想起还有锅灶碗筷没收拾，忙打了帘进去。冷水里一通刷洗，冻得十根指头萝卜似的，再往洗脸的热水里一泡，又胀又麻，直痒到骨头缝里去。

次日寅末起身，冬天夜长，这个时候天还是黑的，跨院里已经热闹开了。当值的宫女打点好，听见宫门外的首领太监拍掌，列好队往各宫去替换上夜的人了。锦书挑了灯往内务府去，薄薄的鞋底踩在雪地里咯吱作响。好容易进了广储司的大门，掌事太监坐在大案后头，听见有人进门，连眼皮都没翻一下，只问：“干什么来了？”

锦书请个安，“陈谄达大喜，我来领钟粹宫份例的白棉纸。”

陈太监抬头笑道：“哟，是锦书姑娘！外头冷啊，快来烤火，瞧瞧脸色都变了。你稍等，我这就给你取去。”

但凡男人总是喜欢美人的，就是六根不全的太监也一样，见你好看就客气些，爱和你亲近，有时候给你塞点赏赐的瓜果点心，并不是真心对你好。锦书心里知道，也很反感，可是没办法，只有忍着。这些太监得罪不起，你要是敢拉脸，回头千方百计算计你。

白棉纸拿黄云套套好，恭恭敬敬顶在头上，挑墙根雪薄的地方走。天已经微微亮了，用不上灯笼了，就把挑杆子别在腰封里。出了夹道往南，远远看见一队太监抬着一乘肩舆逶迤而来，忙请下黄云套，合了伞在一旁站好。肩舆经过她面前时，不知怎么，高高在上的人突然叫等一等。

那是个极好听的男声，像铮淙的琴音，又隐隐夹带金石的冷冽。锦书心里打突，渐渐不安起来。刚刚她并没有看清舆上是谁，但知道必不是等闲之人。不管是大英朝还是前朝，后宫之中乘辇代步的，除了后妃就是皇帝和太子。会是宇文澜舟吗？似乎不太像。

她曾经在父皇宴请藩王时远远望过他，也听过他的声音，当时父皇出了对子众人共乐，上联是：身居宝塔，眼望孔明，怨江围实难旅步。异姓藩王们的先祖都是行伍出身，王位一代一代传下来，继位的世子大多重武轻文，肚子里有墨水的没几个。抓耳挠腮之际，只有一个身姿挺拔的年轻人站起来接对子：鸟处笼中，心思槽巢，恨关

羽不得张飞。

那声音低沉而坚定，她一辈子都忘不了。如此的野心勃勃，踌躇满志，可惜当时父皇并不警醒，反倒夸他文采非凡。赐了黄马褂准他御前行走，结果他就身披黄马褂，带兵杀进了紫禁城。

不是宇文澜舟，那便是太子宇文湛了吧！如果是他，那他们俩小时候为只鸟打过架，这么多年过去了，他还能认出她吗？

她有些走神，与上人咬了声，“你是哪个宫的？”

锦书忙请了双安，“回主子的话，奴才是掖庭的杂役，没有福气伺候贵人们。”

那人沉吟片刻，“抬起头来我瞧瞧。”

锦书有些没底气，可忐忑归忐忑，却不得不照他的话办。微仰起头，眼皮子老实地垂着，主子要看你，那是你的造化，只有主子看你的份，你不能和主子大眼瞪小眼，坏了规矩不但自己要受罚，还要连累调理你的姑姑。与上的人打量了她，半天没出声，只听见微微地叹了口气，“叫什么？”

“奴才锦书。”她低下头应。与上的人再没说话，太监首领右手两指在左手掌心清脆的一打，肩与又缓缓前行，往慈宁宫方向去了。锦书垮下了肩，四九的天儿，生生吓出汗来，风一吹，鬓角凉飕飕的。

他好像没认出她，可是那声叹息是什么意思？肚子里九转十八弯地想了会儿，宇文湛是宇文澜舟的嫡长子，祈人大多早婚，宇文澜舟十四岁就生了他。那年他跟他父亲进宫朝贺，也就五六岁光景。两人捞了袖子开打，只几个回合就给拉开了，后来在一张桌子上吃过两块点心又合好了，临走她送了他一个扇坠子。再后来直到宇文澜舟攻占了紫禁城，她都没有和这对父子见过面。细算起来也有十来年了，都说黄毛丫头十八变，他要能认出她来，除非是神仙。

宽慰自己一番，脚下加快了步子，唯恐再生出什么事端来，等进了掖庭局，这才松了口气。上夜的宫女回来了，白天没差使，可以在屋子里睡上两个时辰，所以她不能回房里，得到西边的杂役房。进门先给管事的萧姑姑请安，萧姑姑看见黄云袋子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点了头道：“等这个干完了，把慈宁宫要用的火眉子搓上。各处要准备年下用的东西，今儿当值的人不够，回头搓得了你给送去吧，不用进去，给门口的人就成。”

锦书屈了屈腿道是，“我料理完了就去。”

她手上忙活，萧姑姑在一旁看得颇合心意。这丫头聪明，干什么都叫人挑不出毛病，就是性子淡了点儿，从没听见她和人聊闲话，看她只有十六七岁的年纪，论起资

历来，恐怕比谁都老，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入的宫。萧姑姑比她大不了多少，还是爱打听的年纪，看左右人离得远，就压低了声和她套起近乎来，“哎，我上回见你编过一只燕巴虎，就和活物一样，怎么编的？”

锦书抬头笑了笑，“姑姑爱玩这个？下回我编个送给您。要说清倒不易，要不等姑姑得了闲，我编一回给您看，一看您就会了。”

她笑的时候嘴角有两个小小的梨窝，说话总是慢条斯理，一字一句都是细琢磨有分寸的，这样的人叫人喜欢，萧姑姑便顺着话头接道：“今儿晌午吃了饭歇会子，你教教我。”

锦书知道这是给她放水呢，应了一声，笑得愈发腼腆。

萧姑姑又问：“你多大了？”

她在熨过的白棉纸上垫上了湿布，一面答道：“到了年初五就满十六了。”

萧姑姑笑道：“月份够大的，日子也吉利，初五迎财神把你给迎来了，你爹娘多高兴啊……说起你爹娘，家里还有什么人？”

锦书耷拉下眼皮，淡淡道：“都死绝了。”

萧姑姑讪讪的，“对不住啊，勾起你的伤心事来了。话说回来，正月初五生日的真不多，我听说前朝的太常帝姬就是初五生的，你福气大，和她撞到一块儿了。”想了想又道：“老祖宗常夸你搓的火眉子好，等有了机会我和慈宁宫的人说说，侍烟的小苓子到年纪该放出去了，到时候调你过去当差，侍奉老祖宗总比在这儿做杂役强。”

锦书急忙摇头道：“我知道姑姑心疼我，可我笨手笨脚的，又不会说话，怕有个闪失连累了姑姑。我是个上不了台面的人，只求安稳。姑姑给我指派活儿，我尽心地做，在这里伺候上头也是一样。”

萧姑姑看她的眼神有点怪，在宫里这么久，头回遇上不肯攀高枝儿的人。谁愿意在掖庭受那份活罪，整天累得骡马似的。是个人都想尽了法子往上爬，能到主子身边才有出头的日子。像她这样的，满紫禁城找不出第二个来。这叫什么？明哲保身？还是没出息？萧姑姑不再说什么了，脸也有些冷，为她好她倒不领情，真是天生的劳碌命。

看见她满含鄙夷地一撇嘴扭头走了，锦书无奈地暗暗叹气。这里头的内情不能说，上主子跟前当差对别人来说是好事，对自己来说就像和阎王爷隔了层窗户纸聊天。现在是宇文家的天下，他们对她这个前朝公主究竟能有多少耐心？说不定哪天一不高兴就把她砍了，那就再也见不着十六了。

锦书低着头忙了一个时辰，才把一摞火纸搓完。数了数，差不多有百来根，看看

天色不早了，得赶在寿膳房进膳之前把东西送过去。外面雪还在下，怕火眉子受潮，要了块油布包上，取了伞就匆匆出去了。

慈宁宫离掖庭有一段路，这次的雪下得厉害，没到一昼夜就已经到处白茫茫一片，连清扫都来不及。甬道上的雪被人踩成了结实的冰层，稍过一会儿没人走，一层雪又覆盖上了。宫女是没有靴子穿的，她只好忍着冻，深一脚浅一脚地往前赶，等到了慈宁宫门前巨大的鎏金香炉底下时，两只鞋子并袜子都湿得透透的了，沉甸甸的能拧出水来。

小苓子早在廊庑底下候着，两个人打过好几次交道，算是老熟人了，所以说话也随便。锦书笑吟吟看着她，把油布包递了过去，“真对不住，叫你好等，你这儿吃了多少西北风？”

小苓子切齿地骂：“那个李太监真是个狗都不吃的玩意儿，哄我说你来了，我在这儿等了一盏茶时候，冻得脸都僵了。”低头看见她脚上的鞋，皱眉道，“怎么都湿了？这雪可真大！快回去吧，没的冻坏了。我也进去了，今儿过小年，太子爷在里头，回头皇上、太后和皇后娘娘都得来，得小心着伺候才是。”

锦书忙点头，“你快进去吧，我走了。”

转身加紧了要往掖庭去，才走了两步，背后人叫，“站着。”她停下垂手转过来，来人是个太监，高颧骨，小眼睛，上下打量她一遍道：“锦书姑娘请留步，太子爷有令，请姑娘到北边廊子下候着，回头有话问。”

她躬身应“嗬”，心头七上八下地跳开了。看来安稳日子到头了，自己是低估了宇文湛的眼力，如果没碰见可能想不起她来，既然是遇上了，那就逃不掉了。下意识往慈宁宫里看了一眼，除了两个站门的宫女别无他人，他是怎么知道自己来了的？

怔愣之际，眼角瞥见一队御前太监，引着一辆黄色宝盖顶的辇乘缓缓而来。车上的人穿着玄色的袈裟，头微低着，黑貂鼠的暖帽遮住了大半张脸，只看见帽前镶的镂空金佛和云龙嵌东珠的宝顶。锦书伏地跪下，心头又是愤恨又是憋屈。

那是宇文澜舟啊，逼死了她的父母，杀了她十一个兄弟的仇人！真恨自己怎么不是个爷们儿，报不了仇，还要窝囊地给他俯首磕头……狠狠捏了把雪在手心里，只觉得无边的寒意袭向四肢百骸，冻得心脏丝丝缕缕地抽痛起来。自己是个没气性的，这几年活得傻，就是给她一把刀她也扎不了人，除了折腾自己，旁的什么都不会。

人和辇都过去了，嘴里尝到了咸腥的铁锈味儿，原来一使劲儿，把嘴唇给咬破了。她站起来平了平心绪，就是心底恨出血来也不顶用，除非能出宫去，否则还得接着磕头伺候。要出去不容易，掖庭一圈光太监换岗就要花半个时辰，更别提一道道宫

门上的禁军侍卫了，小时候怕死，现如今有那么点儿视死如归的意思，可惜有劲没处使。趁着当差送东西的当口也留意过各处布兵，压根没有空子可钻，看了几次，后来死心了，没有腰牌，这辈子都甭想出去，老死在这里算完。

闷头胡乱琢磨着往北边廊子底下去，迈腿跨上台阶，突然发现一片缠枝宝相花纹的衣摆就在跟前。她吓了一跳，忙缩回脚，看那双绣着四爪蟒纹的鹿皮油靴就知道宇文湛已经来了，低头请个双安，“奴才锦书，请太子爷金安。”

太子沉默着，似乎不知该怎么开口，隔了一会才道：“这里没有旁人，你别和我这么生分。”

锦书道：“奴才不敢。”

“这些年委屈你了。”太子缓缓道，“今儿在甬道上见着你，我还以为自己认错了，原来真是你。眉眼长开了，不过还有小时候的影子……你可还记得我？我是湛，小字叫东篱的那个南苑世子，当年还和你打过一架的。”

锦书老僧入定似的无悲无喜，平静道：“奴才惶恐。”

太子又顿住，长长叹息道：“我知道你恨我们姓宇文的，但是请你相信，我对你从来没有存过坏心，也从来没想过要害你。我不敢求你原谅，只求你看在咱们小时候的情分，让我补偿你一些。”锦书忍不住想笑，想问问他怎么个补偿法，能把父母兄弟还给她吗？能把大鄯还给她吗？欠了这么多，再谈补偿岂不矫情？

“你可愿意到东宫当差？我吩咐内务府把你调过去好不好？”太子急切道，“到了我那儿一切都好说，你在掖庭待着也不是长久的方儿。”

锦书低垂着眼道：“谢太子爷宏恩，奴才就爱在掖庭待着，请太子爷不必费心，太子爷就当今儿没看见我，或者当我死了也使得。”

太子有些恼火，背着手道：“你抬起头说话！还真拿自己当奴才了？你瞧瞧我成不成？咱们谈不上是发小，可好歹算朋友吧！你给我的那个坠子，我现在还留着呢！”

“奴才不敢高攀，太子爷早该把那东西丢了，放着污了您的眼。”她说又躬了躬身。

太子不喜欢这种刻意的疏离，蹙眉颇不悦，“你这是什么话？我说了，不许低头佝偻着身子，看着我说话！”

锦书无奈，抬眼看他，心里冷笑，玉冠华服，好不威风，倒是和小时候流着鼻涕的样子不同了。他比她小一岁，从前像个矮冬瓜。现在个子长得那么高，大概是常在野外练骑射吧，脸膛晒成了小麦色。眉峰鬓角刀刻般的刚硬，五官比例恰到好处，精致得几乎挑不出瑕疵来。最奇特的是眼睛，宇文氏有鲜卑血统，瞳仁里带着一环金

色，看上去妖异而魅惑。

她从小就听说南苑宇文家的美貌天下闻名，和北齐高氏一样，不论男女都有一张倾国倾城的脸。小时候没有机会近距离地看宇文澜舟，只好趁着宇文湛独自在宫里，捧着他肉嘟嘟的胖脸研究了半天。可能是因小，没长开，五岁的宇文湛简直就是御膳房里做出来的陕西锅魁，扁塌塌的，就剩肉皮儿白，眼珠子怪了。没想到十年没见，就像神仙在他脸上吹了口气，鼻子是鼻子嘴是嘴的，长成了个翩翩美少年。

太子有点懵，前头在夹道上见过了那张白得雪一样的脸，眉睫一色的黑，嘴是淡淡的粉，那时耷拉着眼皮子，睫毛又长又密，往下一盖睡着了似的。这回可算看见眼睛了，眼角微微飞扬，眼仁儿澄净清澈得像洱海里的水，这样动人心魄的几种颜色放在一块儿，再用这样明亮婉转的眼神看着你，他听见自己的心像围场狩猎前擂响的战鼓，砰砰震得肝脑都疼起来……

怔了会儿不自然地调开了视线，太子清了清嗓子，“就这么定了，我回头打发人和内务府说去，把你的名字划到东宫来，你老和那些下三等包衣在一块儿也不是个事儿。”

锦书道：“奴才本就不如包衣，多谢太子爷的好意。奴才手脚笨，人也不机灵，怕伺候不好主子，情愿在掖庭局当差。太子爷只当我九年前不在了，不必记起还有我这个人。”

太子背过身去，风雪卷进廊子底下，吹得他身上宝锭孔雀纹大氅翻飞起来，他怅然道：“你怎么学得这样？我知道你牛头牛也拉不回来的性子，只是你这样赌气有什么意思，何苦难为自己。”

锦书有种说不出的别扭，其实她恨的是宇文澜舟，和他也没多大关系，他老子谋朝篡位时他只有六岁罢了，六岁的孩子知道什么？要恨他也恨不上。换个角度想想，他大概真是出于好意吧，他爹在金銮殿上坐了九年，国库充盈，江山也稳了，他一个太平太子当得无忧无虑，有什么必要来管她这档子闲事？大可以像宇文家的其他人一样，就拿她当下三等的包衣用，干什么非得要来找不自在？可见他确实是念着小时候的那点情分，不计较打架时吃了暗亏，眉心被她的指甲抠了一大块皮下来也没放在心上，或者真是个好人，可惜是承德帝的儿子，再好也是仇人。

“奴才不觉得难为，外头风大，殿下快进屋里去吧。奴才还有差要当，就先回掖庭去了。”肃了肃，边退边道，“奴才告退。”

太子张了张嘴，却见她已经往甬道另一头去了，随侍的太监冯禄上前打千道：“老祖宗找太子爷呢，爷快进去吧！皇上、太后，还有皇后娘娘都到了，时候差不多

就传膳了，咱们晚到了不好，惹皇上生气。”

太子轻轻拧了眉，拢起大氅转身顺着廊子往前走，走了两步突然停下，冯禄急忙站住了脚，觑眼问：“主子怎么了？”

太子道：“你上内务府传我的话，这两日先停了锦书姑娘的差使，把人留着，回头我请了老祖宗的恩典再说。”

冯禄领了命麻溜地去办了。

内务府接了太子的令儿，很快派人来张罗。

“我就说锦书姑娘是个有造化的。”陈太监进了屋，边说边环顾四围摆设。一张桌子，两把椅子，靠南墙根儿码了四条长凳，再就是炕头上一人一只的衣箱。瞧这寒酸样儿，真比守门太监歇脚的地方还不如。他是内务府分管会计司的掌事儿，平常掖庭这种地方脚趾头都不会点一下，有什么分派，直接打发手底下的小猴崽子来传话就是了。不过这回和以往不同，太子爷身边的冯禄来颁了这么道口谕，想来里头是大有文章的。宫里当差的，哪个不是鼻子比狗还灵？有点儿动静就紧着心留意，横竖来问一问，算是尽了意思。

锦书擦了擦椅子请他坐下，笑着道：“谥达这是拿我取笑呢，我能有什么造化。”又沏了茶敬到他面前，“我知道谥达爱喝酽茶，特地备下的，谥达尝尝，看是不是这个味儿。”

陈太监端起杯子抿了口，细咂了咂嘴，点头道：“正是这个味儿！锦书姑娘仔细，里头还加了冰糖，真是个敞亮孩子！”

陈太监猛想起来了，“尽扯闲篇儿，我差点儿忘了干什么来了。”朝锦书拱了拱手，“姑娘攀着高枝儿，眼看着就能熬出头来了。才刚吃晌午饭前，太子爷随侍的冯禄找我传太子爷口谕，姑娘这几天不必当差，只管歇着就是。太子爷说等明儿请老祖宗恩旨，再给姑娘指派差事。要是凑了巧，姑娘上东宫或是御前当差，到时候可别忘了咱们这些老人儿。”

屋里另几个人大感吃惊，围着锦书问：“有这事？这可是好事儿！只要差当得好，往后求主子一个恩典，在内务府记档脱了奴籍，到了年纪就能放出去了。”

宇文湛这性子还是没变，他定下的事就要办，别人说什么都是题外话，他全当没听见。春桃得着了大新闻，追着盘问：“你什么时候认识了那位主子爷？宫里别的皇子常走动，只太子爷少见。听说下了朝不是上布库场就是在上书房做学问，陈谥达说得没错，你真是个有造化的。”

锦书低头道：“也没什么，早上打广储司回来，在夹道上碰着的。”

“说话了吧？”荔枝凑过来拿肩顶她，“说了什么？”

锦书怔了一下，“就问叫什么，在哪儿当差。”

“瞧瞧，可不是时来运转了！”三个女孩儿笑得一脸暧昧，“回头得了势，好歹顾念着咱们，锦姑姑。”

锦书不理她们打趣，往陈太监杯里叙水，“谳达，那我这两日就在屋里听信儿，萧姑姑那儿劳您给告个假。”陈太监想起前边传萧姑姑到会计司，把这事告诉她时她一脸的恍然大悟，“怪道我说调她到太皇太后跟前当差她不愿意呢，原来还有这茬。”

陈太监是聪明人，一听就明白了七八分，心里替自己的干儿子可惜了。小德张是伺候太后的梳头太监，才进宫那会儿就认了他当干爸，有几回路过掖庭看见了锦书就动了心思，求了他两回让说媒。宫里太监宫女结“对食”是常事，两个可怜人凑在一块儿过日子，好有照应。其实和一般夫妻差不多，就少了“那事”罢了。太监不能人道，可也知道疼老婆。他看在小德张叫他一声干爸的分上就答应了，才打算找个没人的时候单独和锦书说就出了这事，看来是要把话烂在肚子里了。回头还是叫小德张死了这条心吧，太子爷叫留着的人，谁活腻味了敢动。

忙应道：“你放心，我和萧姑姑打过招呼了，你安安心心歇着，等上头有了吩咐，我再打发人来知会姑娘。”起身拍拍衣裳道，“行了，我该走了。”

屋里人都客客气气送到门前，“谳达请慢走。”陈太监回了回手，打着伞慢慢悠悠出院子去了。

几个人上炕坐定，闲聊了一会儿，荔枝说：“亏得有这出，要不得出事儿。”

锦书不太明白，“怎么了？”

荔枝掖了掖搭在腿上的被角，抬抬下巴道：“就那陈太监的干儿子，梳头张，不知和我打听了你几回。我瞧那小子憋着坏，太子爷不发话怕是就要叫他干爸来保媒了。陈太监什么人？老虎头上都敢薅一把毛的主儿。你要是不答应试试，除非你不在大内，否则就得整治死你，这回算你命大。”

锦书涨红了脸，气得连话都说不出来。

脆脆啐了口道：“这些没阳寿的！缺了嘴子的茶壶，还学爷们儿讨媳妇，也不怕下辈子做牲口！”

“所以我说是好事，能出掖庭就成，白捡了半条命似的。”春桃叹口气道，“难得这么齐全，亏得今儿下午准了我半天假，咱们才能凑到一块儿。说起对食，浣衣局

银针的菜户是谁，你们知不知道？”春桃是个话篓子，又在同样爱听闲话的定妃宫里当差，那新鲜事，说起来一车一车的。见众人摇头，得意道：“告诉你们吧，配了背宫的郑全福。就是候在养心殿东梢间，背着小主送上龙床的那个太监。”

脆脆歪着脑袋问：“怎么是在梢间里？听说从小主寝宫里背出来的。”

春桃嗤了声道：“你当是背着个大活人满世界瞎跑呢？我听姑姑们说，皇上翻了谁的牌子，那个妃嫔就等着提灯太监来领，到了养心殿有专门的人伺候宽衣，脱完了大披风一裹背到皇上寝宫，也就几步路的事儿。”

荔枝觉得好奇，“都说皇上雨露均沾，到底心里有偏向的人吧，敬事房谁的记档最多？”

女孩子们对这类话题一般都感兴趣，一面红着脸，一面满含期待地望着春桃，春桃皱了皱眉，“大致差不多，皇上勤政，传侍的天数很少，有时候深更半夜爬起来批折子，批到不痛快的地方就拍桌子骂混账，把御前的人吓得气儿都不敢喘。我昨儿从银针那里听来些里头的规矩，学给你们听听，要不要？”

荔枝和脆脆拿帕子掩着嘴，春桃见锦书愣愣的，便问：“听不听，快说，回头又骂我没正形。”

锦书最大方，点头道：“你说吧，咱们都想听。”

春桃被她一句话逗乐了，“你倒是个直肠子，比她们爽快多了。”推开南窗看看，见左右无人方压低了嗓子道，“前面翻牌子的一溜过了，万岁爷先上龙床，被子盖到脚踝处，脚丫子露在外头，等背宫太监把人送来。妃子得从龙足这头匍匐钻进大被，然后就‘那个’……总管在窗外候着，还掐时间。要是时间长了，就在外头提醒，说是怕皇帝马上风。”

荔枝对“马上风”一说不能理解，又缠着春桃要听解释。春桃冥思苦想半天，找不到合适的词来形容。锦书很坦然，这个她是知道的，大邨时宫里出过这事，发生在她堂兄身上，当时就死了，所以一直记得太医说的话，她复述一遍，“马上风就是房事猝死，中医称‘脱症’，民间叫‘大泄身’。”

春桃道：“没错，就是这个。我没念过书，说不出来。”转头问锦书，“你怎么知道的？”

锦书噎了下，拉过炕桌上的篾箩低头穿针，随口道：“我小时候听人说的。”

雪后初晴，太皇太后坐在炕头的锦字大坐垫上。阳光从窗口照进来，照得头上的珠子熠熠生辉，太子上前行礼，“东篱给皇太太请安，皇太太吉祥。”